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金澤文庫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子峻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王北山移文一首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

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代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

善本作常字

謂之知言

銑曰山濤為潁川太

守時中濤謂嶽云康性行不堪職任愜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

善曰稱謂說

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濤守潁川稱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濤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堅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

便得之也

向曰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

前年從河

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

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名

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

有此事雖不行知足下

善本有不知之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我情也

己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翰曰傍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寬容也

善曰言足下旁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

銑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

偶然相知非本意也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

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

足下孝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

向曰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

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中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手薦鑾

善本刀漫之羶腥

濟曰薦進也鑾刀上鈴也漫汗也羶亦腥也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

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

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

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

古人有如此者或謂之今信有耳謂兼善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間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

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

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語謂

虛說也言己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

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己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

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

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

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

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又仲尼兼

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

之意也

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恥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善曰莊子仲尼謂

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

子曰所謂達人

善本無

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

忠矣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矣渝變也善曰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

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潁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

岳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

言堯舜子房安其兼井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

孔子孟子曰先聖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銑曰數君堯舜已下也遂志謂

後聖其揆一也

遂本情也善曰賈

故

君子百行殊途而同歸循性而動各附

達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

子

百行殊途而同歸循性而動各附

所安

向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趣各殊

順性俱得其安也循順

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濟

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言仕者不出隱者不仕各有所短也

且延陵高

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良曰吳子

喪將立季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立公子臧臧曰聖達節次守節若為君非吾節也故季子慕之而不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

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

善曰左氏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

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

母善本母上讀尚子平善本母上臺孝威傳慨然

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莫之相心其為人善本母上山隱也臺孝威採藥自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

既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太息想慕二子為人也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

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檐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

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侯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徒冬切史記本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踈善本踈作踈嬾筋駑馬肉

緩銑曰踈慢懶墮也筋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瘃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

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嬾與慢相成

背略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而為儕類見寬不致其過又讀莊

老重增其放濟曰儕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忘榮辱故使榮進之

心曰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

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良曰積墜也任實謂用本情也篤固馴擾育養羈繫纓縶

赴奔蹈躅也善曰楚辭曰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有愈善本逾字

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

思長林而志在曲草也

翰曰鵠馬倚也者組負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

詩曰蒹葭豐草芾芾物切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

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

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纓以相娛某沉過

差可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

之耳

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

持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

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吾善本作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

濟曰弛緩闕失也

又不識人情暗

善本作

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

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也而奮有子四人仕比日至二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不能忍慎

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

長子建為郎中，今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

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

久與事

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接疵，豐曰：「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

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

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翰曰：疵，病。豐，瑕。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

審，必有不堪也。

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

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

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

抱琴行吟，式鈞草野而

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束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必不得搖性復

多蟲，

把蒲搔

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向曰

射也。痺，濕病也。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臣也。

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

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忤，說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切。

無咎與之無咎無咎
可作无字易古書
不用無詳見玉鶴林
玉露
地注山谷詩是光咎
无誤作無字无与无
其字雖同古人所用
格別有天壤之隔蓋
傳寫者誤是也
李易之通也家哉

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

犯教傷義我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教禮教義名義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中

傷者良曰言不為人所矜但多怨者及有欲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己為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雖

懼久具切善本作瞿字然自責然性不可化翰曰懼然自警策也化謂改變也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

通之諫則瞿然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銑曰詭詭也言欲下意順人則為詭之道情不願為善

晉灼曰瞿音句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也向曰咎咎也譽美聲也善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

盈坐鳴聲聒耳踴塵臭處千變又百技善本作伎在人目前六不

堪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也善曰杜預在氏傳注曰聒誼也心不耐煩而官事

鞅於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良曰缺堂來多良機事纏結故事也

言事繁於思慮也

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幾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

人間不正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

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

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銑曰剛腸謂彊志也肆放也言見患便道不能慎言也

以促中小

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二不可言我以徧狹之心理此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

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

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木黃精藥名也善曰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

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

廢安能捨

善本作舍字

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

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

禹不偪伯成子高

全其節也

翰曰伯成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禹問曰何也子高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耕而不顧禹曰難化矣乃不偪

之是全節也

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

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

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

子夏護其短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久吾非不知

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

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

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

故能久也主肅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

向曰徐庶與諸葛亮

曰短者嗇甚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

拒曹公為曹公所破

徐庶之母見獲於曹公庶乃辭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一寸

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別以詣曹公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

偪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逼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善曰蜀志

曰潁川徐庶字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

曹公所追破庶母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

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

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

虛名華十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濟曰強勸勉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寧

節不受歆字子魚寧字幼安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

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具相
善本有

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善本無必不可以為桷蓋

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其善本作得字

志為樂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歆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桷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

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善本無似足下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翰曰言人各有所樂唯達者可

知故云度內耳章甫躬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己好而強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自以善本無自嗜臭腐食死鴛鴦以死鼠也敦斷也章甫冠名也

鈇曰鴛鴦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嗜臭爛而以死鼠養鴛鴦乎此譏濤也

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鴦子知之乎夫鴛鴦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

鴛得腐鼠鴛鴦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

者向曰術法也外踈也滋味美味也寂漠安靜也無為無事也言我好養生踈榮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

善曰高誘曰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善本無不能堪其所不樂濟曰頃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

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自卜己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

之令轉於溝壑也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寬猶托

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二男年八歲

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向如何可

翰曰歡愛也恨恨悲恨也善

曰晉諸公譜曰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恨恨悲也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

善本有一時字

與親舊敘離

善本

無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

男了奴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久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

潦倒塵塵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

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而

善本無言耳

向曰男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疎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

榮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善曰男摘嬈也音義與嬈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己之情可得言之耳然使

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

不色而又不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非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

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

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

若趣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善本作益

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翰曰黃門

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逼也言煩事逼則發狂病也野人有

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

已疏矣銑同善注文又曰言雖有愛心而遠於事理區區愛也

知有廣夏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簑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

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蜚於口慘於腹願足下勿似之其眾哂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

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稱康白

天向曰解謂解足下與

我之意也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

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云與注同

清曰太祖輔政石苞領都督揚州諸軍事太祖使徐劭劭至吳苞令孫楚作書與皓

孫子荆

身人始為石苞部下

苞白蓋聞見幾

善本從木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

誅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之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太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

矣誅討也善同良注

此乃

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生

善本作興

也是故許

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

翰曰非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餘同善注又曰

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 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
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
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
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
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澣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
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

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失不復廣引辟

類崇飾浮辭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

日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苟以夸太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也善本無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善本數將終向曰夸奢喪失

火德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錄籍也終盡也 善曰論語曰忠告

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

天之曆數在爾躬相靈失德災孽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涂

炭之艱濟曰言相靈失道災孽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泥

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 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

克乍剋

天下乍帝者

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於是九州絕貫皇

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茶與塗古字通用於是九州絕貫皇

綱解良曰貫綱也紐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善曰

綱解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廊帝紘恢皇綱

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

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

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闡苞受曰弟感苗裔

出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銑曰暴亂謂袁紹董卓之徒克能寧

建靈符天命既集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靈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

天祿乃始毛詩遂廊洪基奄有魏域濟曰廊開洪大域國也善曰

曰有命既集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鼎猶存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

厥德毛詩曰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鑄鼎也存在也鼎可身故云器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史記

曰壽耶世載淑美重光相龍衣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之壯觀

淵字氏

盤桓卡游盤

流卡海

傳血為字

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望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主曰昔我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公孫淵承籍父兄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世居東裔。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嗣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曾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也。擁帶

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嗣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曾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自立為燕王也。擁帶

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向曰擁恃也。燕胡匈奴也。憑陵乘也。盤桓不進也。言恃

險遠不修職貢。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凌弊邑國語魏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

善本作。貨賄葛越布於朝。士貂馬延乎吳會。濟曰傲慢也。南國

桴滄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朝立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

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自以為為。控於

足用卡之刀

桴卡枹

一震卡震鳴

然後卡於是跡卡近

成卡
大民卡衆

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

面稱王

善本有也字 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二國在遼西故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

自尊也

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

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

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

軍王薄伐猛銳長驅

翰曰軍主司馬懿也薄伐用威武也猛健

銳利也長驅遠伐也

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軍師次遼陽而

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大凶

惡也折首猶斬首也

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

然後遠跡疆場亦

列郡大荒

良曰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

經有大荒

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皆曰咸

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國也

善曰毛詩序曰萬民

自茲遂隆九野

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

清泰

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清通也善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

東夷

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

樂舞之器也

肅慎國名楛矢箭也曠遠也言遠代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曰常道鄉公景元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崔實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于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魏

魏蕩蕩想所具聞也

善本無也字銑曰魏蕩蕩言帝德廣遠也善曰論語子曰大

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吳之先王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

表

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九江外也表外也善曰吳志曰董

遭擾攘之時劉備震懼亦逃巴岷

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

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

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大無涯爲吳之固也言吳

蜀恃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 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羽
山積石我我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
虜假氣遊魂 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
鳥魚為伍

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翰曰二邦吳蜀也

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太山齊其終始也 善曰漢
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

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相桓志厲秋
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

霜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相桓武兒厲嚴也秋霜殺物也 善曰 廟勝
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二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
無盡思慮絕於眾人也

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 王上欽明委以萬
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機濟曰萬機萬事也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 長轡遠
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勛欽明萬機已見上文

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彌善本作入其阻
采字

尚書二日二日乃機

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隋密奮振弥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毛詩曰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萇曰采

深也音彌并敵一向奪其膽氣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善曰兵法曰三軍

可奪氣將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則善本作姜維面

縛銳曰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將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

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州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

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詔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

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開地五千列郡二千師不踰時梁益肅

清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善曰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使竊號之雄稽顙絳

闕濟曰竊號之雄謂劉禪也稽顙謂首至地也絳闕門也求琳重錦

充於府庫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滿我魏之府庫夫號

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翰曰晉滅魏次乃於虞并韓而

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蜀滅吳亦為次師法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

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

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

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蛇稅內附

善本作

願為臣妾

銑曰南中嶺南也交阯郡吏呂興殺太守孫翊使如魏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昔

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

有毛羽零落之漸

向曰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唇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

零落也援助也善曰左氏傳富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而徘徊危國異延日月此猶魏武

侯却指河山以自彊

善本作

太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

其地也

濟曰危國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浮西河至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

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之將至也善曰已見濟注

方今百僚濟濟雋門又盈朝虎

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魏武侯浮西河

以自下自以為

臣武將折衝萬里

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寮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

虎臣闕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國富兵彊

善本作強

六軍精練

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也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

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自頃國家整治

器械

銑曰脩兵仗也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

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

山則太

善本作泰

行木盡

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齊之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

北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

善本作通

樓船萬艘

蘇勞則

善本無則字

千里相

望

濟曰濬深也樓亦船也艘亦船之摠名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也

自剡木以來舟

善曰尚書大

車之用未有如今

善本有日字

之盛者也

良曰黃帝剡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善曰周易曰黃帝

堯舜剡木為舟剡木為檝

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

盛之上有數字

伐樹一以下十八字係九

通作發

善曰老氏傳子而之其於
宋公曰文王聞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
立天子使發物往諭意
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
侍宿衛

字 翰曰驍健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伐必平也 善曰六韜太公謂然主上
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二舉而畢

眷眷末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善曰眷眷迴顧也
邁行也電邁言

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所重 宗城自 善本作卑末主退舍 向曰
也 善曰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遂字 文王

聞崇侯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 故先開示太信喻以存亡殷
而復伐之因畢而降舍止也 善曰已見向注

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濟曰示見喻曉也謂
服則存不服則亡往

去充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 歷然改容祗承往告 良曰歷然
也 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驚起泉言

能驚起改容倨之容謝承所往之書告也 善曰漢書 追慕南越嬰齊
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起坐謝賈稱臣奉貢約

入侍 翰曰南越王胡立漢使嚴助往諭因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
其子嬰齊入侍宿衛也 善曰已見翰注

柞江表求為藩輔 銑曰策書也言能稱臣聽所告之書則永世有福於
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 善曰禮記曰君

之南鄉也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荅 豐且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
君也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式下順

益乍果

樂或作曜
樂皆指唐曰武王與
所誅于南國咸喜
前歌後舞

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向曰豐且多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

常日濟曰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天兵雲合豈不危乎雍

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宛豫爭驅八

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翰曰秣益青徐荆楊宛豫並州名征東將軍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

勢以脅之也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爾乃皇與整正駕六師

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前也燭日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善曰羽

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游龍曜路歌吹盈耳武王誅商萬國咸喜

前歌後舞曜路盈耳騎樂之盛也善曰周禮士卒奔邁其會如林

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善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

爭先忽焉善本作然字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

育字下有之疾疑字
下有之慮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

傳作如其偏謬迷而不
及

南望良以寒心

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

曰庶幾乎高唐

賦曰寒心酸鼻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

告逆耳之言

良曰膏心下也育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已之言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育之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

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

無功也

翰曰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

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

胎氣不足乳運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魏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

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

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公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運乳汁也竹用切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銑曰圖謀也言勉力思其善謀在為去就 善

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翰曰干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還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安子紹集云景

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 善

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作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謡

向曰叟老子稱李老子

也梁生鴻也岳即邱山也 善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

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
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
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謡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焉及關升邱為登岳斯蓋取
意而略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銑曰嘉遁

文也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數及謡也不得已謂被遷也惟別之後離羣獨逝善本作背

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雞鳴善本作戒旦則飄爾晨

征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涉也晨征曉行也善曰燕禮曰燕小

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良曰薄近靡無也言曰沒車馬之首無所託

左氏傳荀偃曰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

或乃迴蹙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阜

之內慷慨重阜之巔翰曰蹙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見九阜

九折之澤也慷慨失志見阜山巔上也善曰

詩曰鶴鳴九皋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

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榛密林也言雖艱

難吾所不懼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

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

而歎息者也銑曰蘭芷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

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也怵惕驚息衢道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

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濟曰言北土寒

不宜蘭桂也鮮少也夜光良玉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按劍今將植

橘柚於玄朔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善

作舞於龍耳俗固難以取貴矣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龍之服也裸壤

劉禹錫極賦曰有江列之氣暖處去相之南清惟南子曰天以其二為遊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之

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為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善曰龍袞龍之服也章言

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大物不我貴

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

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風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撓轡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票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撓轡

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鞶陋宇則有後慮之戒銑曰飄飄謂羈旅也無人

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撓攬也前言謂經過路涉沙漠也懸鞶懸車也後慮謂蘭茝傾頓之事戒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經過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

之戒謂北土之性朝霞啟暉則身疲於遄征向曰啟暉謂明也遄速難以託根以下也善曰蔡琰詩

曰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濟曰太陽日也戢斂也斂曜謂夜也劬勞惕驚也善曰正曆

曰日太陽也周肆目平隄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易曰夕惕若厲

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

賁也若迺顧景

善本作影字

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

列龍睇天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

良曰遼邨遠也脩長淹久悖憂也步

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也

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

岳

翰曰公輔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梯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夷平也

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揺太蹴崑崙使西倒躡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

善本作維字

宇宙斯亦吾人

善本無人字

之鄙願也

銑曰崑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太廓空

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善曰劉駒

向曰垂翼謂不遂志

也逝往也遠逝謂徙也鋒鉅靡加六

善曰周易曰明夷

善本作翅字

翻摧

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悵者哉

濟曰鉅鏹也言不加鋒鏹而六翻自摧屈也命天命憤悵也

周易曰樂天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雲

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猶生於美族也喻穉康承家世德盛而生也擢出也言康道德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

才廣 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善本作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翰曰潛龍游鳳喻君子也亦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

也眩感豔美餌念儔類也聲名令聞也翱翔倫黨之間弄姿惟房之裏從容顧

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銑曰翱翔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態綽寬格優也吟

嘯自得志兒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穉生永離

隔矣善本作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

擢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向曰瑩瑩猶單獨也濟曰悠悠長兒涉度邈遠彌深釋解遐遠也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有遠心相望也善曰

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人同其心則能斷之

善曰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各敬爾儀敦履璞沈

翰曰儀善敦厚璞真

沈深也謂交道也善曰毛詩曰各敬爾儀

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

云銑曰繁多華盛也言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務也恨不平兒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

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家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

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

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出出

濟曰恙憂也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出出謂應時而出也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棄鸛鳥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良

鸛鳥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善曰史記

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

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

曰嗟乎鸛鳥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翰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

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

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

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

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

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銑曰事職也開國謂為

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江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故

稱孤寡以賤為稱也

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

朱輪華轂

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華轂謂以丹漆飾之也擁持也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善曰史記蒯通訪武信君

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兩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

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樂會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

何劣邪

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辭也股髀也穹廬氍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

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旗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

書樂會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

外受流言

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聞之言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

管叔乃流言於國沈迷猖蹶以至於此翰曰沈溺迷惑猖狂蹶僵也言惑亂佞

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

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

也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矣忠陸瑁與暨藍書曰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

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即收

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不字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

假僕一談也

善曰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朱鮪涉牒血於友手。張繡刺

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銑曰殺人流血曰涉。友于兄弟也。朱鮪為更始

守洛陽。光武令岑彭說鮪使降。鮪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怕不敢降。光武使人謂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

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刺挿也。刃箭鏃也。善曰：謝沅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

彭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

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涉與喋同。于牒切。尚書曰：『孝孚惟孝，友平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事。』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挿地中，皆為刺也。』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朱鮪、張繡殺兄子之

罪，哲智也。善曰：楚辭曰：「迴不遠而復，先典攸高。」良曰：「謂迷者不遠而能迴，是不迷也。易曰：『不遠』」

復無祇悔。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言輕法而重恩也。善曰：范曄後

收所也。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言輕法而重恩也。善曰：范曄後

收所也。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言輕法而重恩也。善曰：范曄後

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鹽鐵將軍松柏不翦親戚論曰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

安居銑曰松柏不翦謂不毀損其先代墳墓也善高臺未頽愛妾尚在向曰愛幸也言宅宇幸妾皆未追沒也善曰桓子新論雍悠悠爾心亦

何可言良曰悠悠憂傷之兒善曰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

黃贊善本作贊字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

故以比焉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帷帳也謀策謀也輅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揚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有序

魏書荀勗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曰蔡澤曰懷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如得漢書注曰二馬

為輅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並刑馬作誓言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

傳之子孫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

書之信重以將軍獨覲典聽顏借命驅馳既求衣之長寧不不哀哉銑曰

白馬之盟

覲強借假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
善口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匱喪之君長咸震懼
夫以慕容

超之彊善本作強字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

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
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見廣固超踰城走高脊獲之

送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
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故

知霜露所均善本無也字不育異類也齊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
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良曰姬周姓也言成王光武皆都洛陽故

云舊邦也種類也善曰漢書曰匈奴凡二十四長呼衍氏蘭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
北虜僭盜中原多歷

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翰曰北虜謂托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
善曰魏

收後魏書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
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所陟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故惡積而不況偽壁昏狡自相夷戮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壁甚益指宣武

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 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明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 部落攜同離酋豪猜貳

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葦街

良曰部部落謂種類也攜亦離也酋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

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葦街皆置蠻夷之館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

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葦街蠻夷邸間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鷺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曰

魚游沸鼎鷺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鷺之危飛幕軍幕也 善曰袁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

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鷺巢于幕之上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

生樹君羊鵞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山且

不愴恨

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 善曰袁宏漢獻帝

春秋臧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陴

婢移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

無情哉翰曰廉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攻之後襄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走之而奔魏之大梁後趙數困秦兵趙王思得廉頗頗亦

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河後以魏君聽讒乃奔楚顧望西河而泣左右曰君戀西河乎起曰不戀然不忍見秦之取西河是以泣其後西河果入秦思趙用

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善曰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

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

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君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

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馬遷與任安書想早勵良

規自求多福銑曰勵勉良善規圖也言早勉勵善圖歸樂是多福也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多福已見上

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善曰皇帝梁武也解嘲曰遭

盛明之世漢書曰

白環西獻桔矢東來

濟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周時肅慎國貢桔矢也善曰世本

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桔矢石磐

夜郎顛善本池解辨請職朝

鮮昌海蹶角受化

良曰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辨謂解其辨髮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比日推結雋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文曰始楚武威王時使將軍莊綱將兵略巴黔中綱至滇池欲歸報會

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爲外臣文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

殷也百姓若崩蹶角趙岐曰唯北狄野心拙強沙塞之間欲延歲

月之命耳

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拙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

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

中軍臨

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

銑曰臨川王高祖弟也時爲中軍將北討魏殿下者不斥言王也若人言

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爲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爲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

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顒表曰成郢王穎明德方善本無弔民

茂親功高勲重晉中興書桓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洛納伐罪秦中向曰弔慰也洛北曰納秦中關中也善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洛納又曰奉詞伐罪

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

遲頓首濟曰僕遲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聊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善曰願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重荅劉秣陵詔書一首善曰劉璠梁典曰劉詔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平原人也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後逃還京師詔令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

令劉詔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詔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詔家得書以示孝標

孝標乃作此書荅之故云重也李善同良注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

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詔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善曰孝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

善本

而莫傳

銑曰長逝謂死

也緒遺也蘊藏也莫無也言昭之遺言餘論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

善曰魏

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

昧

而其人已亡

向曰微美沫滅也其人謂昭也

善曰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

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青簡尚新

善本有而字

宿草將列

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爲書宿草

陳根也列行列也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也

善曰

泣然不知涕之無從

風俗通曰蜀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

也良曰泣然淚淚兒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孔雖

隙駒不留尺波電謝

翰曰隙穴也駒馬馳而過穴喻速也波水波與電

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善曰墨子曰人之生

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駒而過鄰也鄰古馳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

絕銑曰三言文章之美如蘭菊英妙之華永無絕也

故存其梗既本更酬

絕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其言

向曰梗槩粗略也酬報言意也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

之談有徵

濟曰墨子曰周宣王無罪殺杜伯後宣王出田杜伯持弓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漢文帝坐宣室問賈誼鬼神之本賈誼具言所

由也災眚徵驗也言二人說鬼神事有實則我可答書也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曰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殺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異

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

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

良曰宣帝

子封東平恒思長安及死東平冢上樹盡皆向西而靡蓋山有舒姑泉者昔有舒氏之女伐薪於此忽然坐地卒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以來唯見清泉母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鯉一雙躍出而赴節善曰東平樹事出聖賢冢墓記蓋山泉事出宣城記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翰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

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所答亦猶懸劍於墓樹而已善曰已見翰注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銑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時歆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後王

莽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大謂之博士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

學官

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在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經漢初已來比日不置博士歆欲立此四經列

學官而習之 來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

置對

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著

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也累重襲因著明也道謂帝王之道也

之難全也如此故國家之道所以不全也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

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銑曰歷經也應聘

雅正也美事曰頌也善曰論語子曰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

王之道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序而兼脩春秋

春秋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善本無子終善本作而大義

垂濟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謂孔弟子達者之

數也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善曰論語子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

微重遭戰國奔遷古立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

吳之術興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

並著兵法術法與起也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詩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

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

術由此遂滅翰曰謂禮教頽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也挾藏也秦法有藏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

善曰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且請天下敢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

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主遐遠仲尼

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銑曰聖帝謂堯

舜也明王謂三王也遐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煩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

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向曰秦燒詩書

惟以易卜筮不禁至漢惠帝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善曰漢書曰然公卿

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

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樂會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

時漢書為一人品
延濟為一人品
無絳灌一人之品

世無邪緯侯周勃是也然緯

灌自一人非緯侯與灌嬰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

受尚書

良曰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善曰史記曰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

尚書初出於屋壁朽

折散絕

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

善曰漢書曰秦

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

賈生而已

銑曰萌芽謂初始也眾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弟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善曰

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師皆出於建元之間

向曰鄒魯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魯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

公先師謂前進者建元武帝年号也

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

相合而成

濟曰雅酒皆詩也雅以正事

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良曰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

因傳以教今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

泰誓篇是也 善曰禮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 離

於全經固以遠矣 銑曰全經謂未焚之時數足也離此日遠也 善曰

未焚書 及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孔子作春秋而絕筆 於春秋 而字 得古文於壞壁

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

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子後也得壁中書獻之會武帝許戾太子巫蠱之事朝

廷倉卒不及施行天漢武帝年号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

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 良曰左姓也丘明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名也 善曰漢書

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本年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

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善本無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

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傳善本無或問善本編濟曰通卷伏藏也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

也間差也編比次也善曰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博問善本有問則有字

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

於世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柏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

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

善本有也字銑曰勤慙往者綴學之士不慮廢絕之闕苟因陋

就寡分文折學子頃言碎辭學者疲善本不作老且不能究其一

藝向曰綴緝也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此月傳記是末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

也若立辟廱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廱講藝之所也封

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原本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亡從善服義我之公心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也服用也言無從善用義之正心也

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之

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善惡也善曰禮記曰無雷同

傳春秋豈不哀哉向曰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

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善曰臣瓚漢書注今聖上德通神明

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敎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

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

濟曰上謂衣帝也統紀揚明也文教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

是非也言帝深知其妬疾私情推讓賢士故因而不違也

故下明詔試在氏可立否

善本作不字

遣近臣

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

遺今則不然

良曰言下詔令試在氏可立不可立臣敢自謂也微弱謂諸經有闕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士言同心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

少今則不然謂不肯也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

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

望士君子也

翰曰猥頓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

所當然也

善曰木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考試

善本作視字

其

善本有焉字

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

而已哉

銑曰數家之事謂歌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行者相當豈為苟且而已

夫禮失求之於

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

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

濟

歐陽生字伯和受尚書於伏生施讎孟喜言此二人善於春秋公羊易等也善曰漢書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曾與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

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

善本作皇字

帝猶復廣立穀梁

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

良曰穀梁身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故之先始從張生之受尚書後族子始昌傳勝故

書有大小夏侯之學也善曰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三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

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與

善本無與字

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賢者志其大者不

賢者志其小者

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

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

包大小之義我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逆
貞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
也銑曰包舍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
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
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鐘山在都北其

先周孝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
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
善曰孔稚珪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
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

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
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

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旣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
靈二神也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
林壑可懷及於鍾嶺雷次宗學
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良曰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出也蕭灑

脫落也

善曰楚詞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春秋曰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

度白雲

善本作

以方契系于雲霄

善本作

而直上五方知之矣

翰曰隱者之志清高

也契清于觸也方知之言有如此也

善曰孟子曰

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

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

銑曰亭亭高聳見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

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之此高契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也

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

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下取也即有取者是商

賈之事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閑舉天下而傳

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

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徒草屨可履

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

瀨固亦有焉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間蘇門先生

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

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

豈有

善本作終始參差蒼老

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濟口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

黃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其一定之志故宗此二人悲哭以譏之善曰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高誘曰閱其別

與化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良曰乍暫也言周顯暫迴跡向山中

而心猶染於俗也貞正黷垢謬誰也善曰蒼黃頃篇曰黷垢也

嗚咷尚生未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

千載誰賞

翰曰嗚呼歎辭尚長字子平男女嫁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青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矣何為區區於帝

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人賞樂善曰尚生子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

召輒稱疾不就世有周子儻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

東魯習隱南郭

銑曰周子謂產倫也儻俗俗中之儻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

南郭子綦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

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廼問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

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

匹也嗒竊吹草堂濫巾北岳向曰竊盜也濫僭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服也北岳即北山也言顯

盜居草堂僭服幅巾有如南郭濫吹竿也善曰偶吹即齊竿也秀我松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徒屨三誘我松

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阜乃纓情於好岳濟曰誘謂引誘也欺

詐也言雖假其容兒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善曰其始至也將楚辭曰將馳騫兮江阜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

或歌善本作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

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也橫蓋也幽人王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此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

賦曰候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談空空於釋部覈胡玄玄於

道流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

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

銑曰務光消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善曰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

光遂負石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向曰騶使乘也

鶴書謂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也隴山陵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

書俱招板所用漢則謂之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尺一簡髣髴鵠頭故有其稱

次袂簪筵上焚艾其義制衣而列衣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言辟

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從身謂將臂也艾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騶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騶也善曰

楚辭曰制衣艾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衣裁也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

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皆怨怒兒言此

等雖無情見山人去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善曰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

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

於浙右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言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善曰蔡邕陳

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道帙長擯

善本作法廷久埋敲扑普誼詔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

向曰帙書衣也擯弃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倥傯繫偏兒言道書講席久從弃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善曰過秦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

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於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

課每紛綸於折獄濟曰琴歌酒賦皆逸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紛綸衆多之兒結課考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

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廣雅曰籠張趙於往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哀劭折獄明啓刑書

圖架車雷於前錄音錄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善曰漢書

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乞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

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

牧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二千石牧長也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善曰漢書曰內

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使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

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賞玩也善曰成公綬鷹賦曰陵高霞而

輕青松落落陰白雲誰侶澗戶善本作摧絕無與歸石逕荒

涼徒延佇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蕪穢也言山人之去松陰至於還

飈入幕寫雲務出楹蕙帳空芳夜鶴善本作怨山人去芳

曉猿善本作驚馬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善曰

颺風也寫吐也楹柱也蕙香草山人昔耳以為帳此因山言之故託猿鶴以寄驚怨也投奔也謂疎廣弃官而歸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

也善曰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手虞於是南岳獻朝北

徵士胡昭賛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迹蘭蘭佩也

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謂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

弔良曰南岳謂南山也嘲調也隴亦山也騰起竦上謂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顒也欺誑也弔問也言山為周顒所誑情懷所喪

而無人相問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

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故遣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負素之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善曰史記伯夷叔齊詩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

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拽棹也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局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善曰楚辭

日漁父鼓枻而去主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卒卒謂產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志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

文曰局外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展丹崖重

有但愧

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於

善本作以字

洗耳

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

懷恥愧以相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汙濁我洗耳之池也善曰皇市謚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

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

轡於郊端濟曰局門也岫幌山窓也雲關謂以雲爲關鍵藏斂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妄轡謂周顒之車棄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

近故遠杜絕之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

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瞋怒擊折顒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

謂顒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爲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15.